羣書治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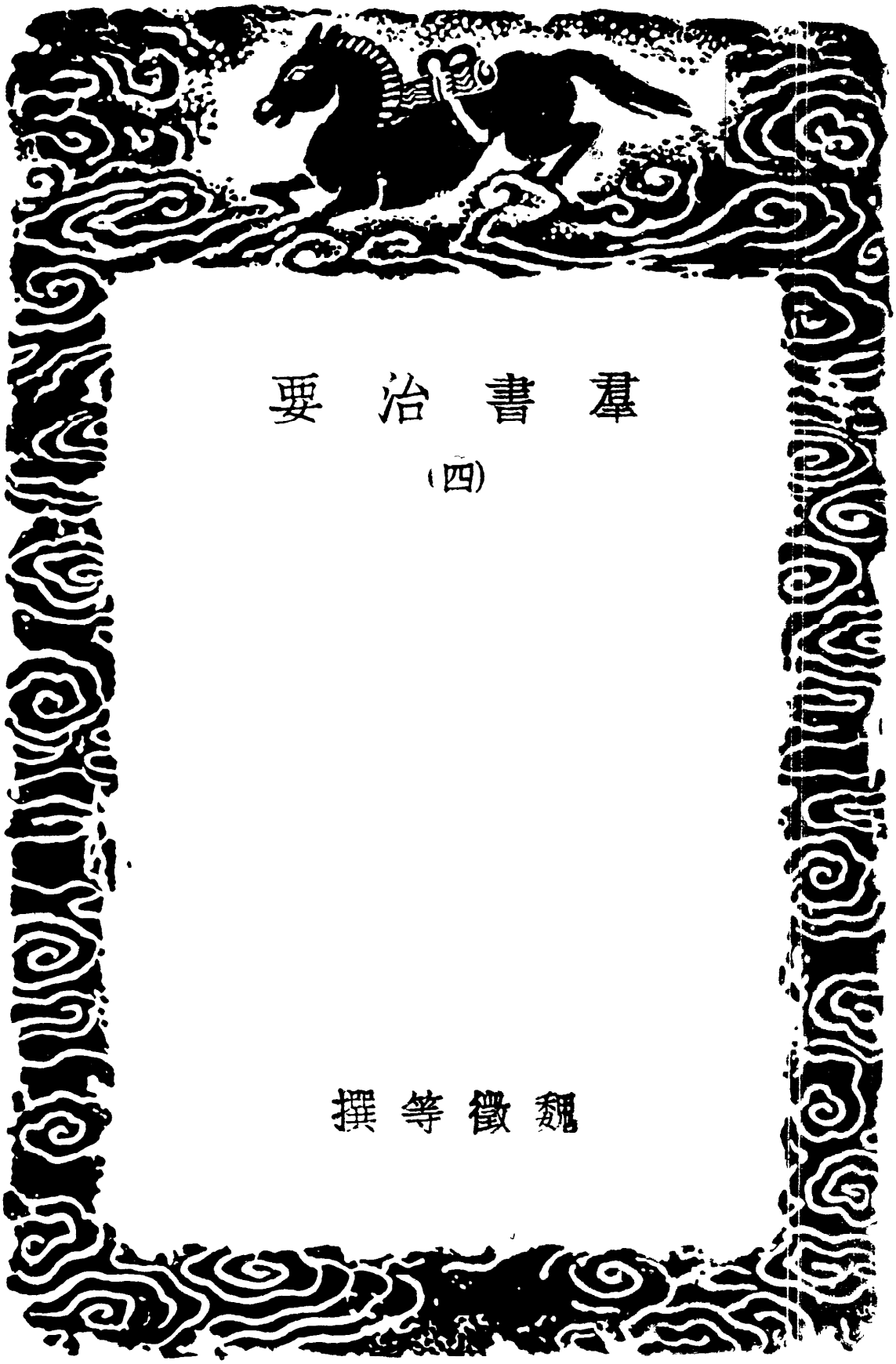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羣書治要

（四）

魏徵等撰

羣書治要卷第十七

漢書五

傳

張釋之。字季。南陽人也。以貲爲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稱善。拜釋之爲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詔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措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迺止。從行至霸陵。上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閒。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橋。橋在兩岸之中也。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蹕。止行人。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迺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奏當弃市。上大怒曰。人無道。迺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曰。法如是足矣。且罪等。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也。然以逆順爲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乃許廷尉當。

馮唐。趙人也。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具以實言。曰。吾居代時。吾尙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尙不如廉頗李牧。上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將。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有頗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復問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門中橛爲閫也。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

無時字。

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胡名也。）西抑強秦。南支韓魏。今臣竊聞魏尙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壹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壹入。尙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魏尙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尙。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荀悅紀論曰。以孝文之明。本朝之治。百寮之賢。而賈誼見排逐。張釋之十年不見斉。馮唐皓首屈於郎署。豈不惜哉。夫絳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由見疑。不亦痛乎。夫知賢之難。用人之不易。忠臣自罔之難。在明世且由若茲。而況亂君闇主者乎。然則屈原赴於汨羅。子胥鴟夷於江。安足恨哉。周勃賈樸忠誠。高祖知之。以爲安劉氏者勃也。既定漢室。建立明主。眷眷之心。豈有已哉。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俛首拊禁。屈於獄吏。可不愍哉。夫忠臣之於其主。由孝子之於其親也。盡心焉。盡力焉。進而喜。非貪位也。退而憂。非懷寵也。忠結於心。戀慕不止。進得及時。樂行其道也。故仲尼去魯。遲遲吾行也。孟軻去齊。三宿而後出。蓋彼誠仁聖之心也。夫賈誼過湘。弔屈原。惻愴慟懷。豈徒忿怨而已哉。與夫苟患失之者異類殊意矣。及其傅梁王。哭泣而從之死。豈可謂非至忠乎。然而人主不察。豈不哀哉。及釋之屈而思歸。馮唐困而後達。又可悼也。此忠臣所以泣血。賢哲所以傷心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爲人正直。以嚴見憚。武帝召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民好淸靜。責大指而不細苛。黯多病。臥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爲主爵都尉。治務在無爲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上曰。汲黯何如人也。嚴助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瘉人。然至其輔少主。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靑侍中。上踞廁視

閣作閣。

之。廁謂牀邊踞牀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紛亂也。而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賈山。潁川人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其辭曰。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呼。天下響應。秦非徒如此也。又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道廣五十步。厚築其外。隱以金椎。作壁如甬道。隱。築也。以鐵椎築之也。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隨日十年。下徹三泉。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埋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蓬顆。猶裸顆小冢。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

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其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智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尊養三老。示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厭也。商人庶人誹謗己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疲不勝其役。財盡不勝其求。一君之身。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

下弗能供也。勞疲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無辜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身死纔數月。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無養老之義。無輔弼之臣。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偷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非言不能。胡此畏忌。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故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弔哭之。爲之服錫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今問不忘也。

鄒陽。齊人也。事吳王濞。濞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不納其言。去之梁。從孝王遊。陽爲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迺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燕太子丹厚養荊軻。令西刺秦王。其精誠感天。白虹爲之貫日也。白虹。兵象也。日。君象也。衞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衞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爲應侯所害。事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爲之食昴。昴。趙分也。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

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盡其計議。願王知之也。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借荊軻首以奉丹事。於期爲秦將。被讒。走之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遣軻刺始皇。於期自刎首令軻齎往也。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刎。以卻齊而存魏。王奢齊臣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爲魏累也。遂自刎。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蘇秦相燕。人惡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駃騠。駿馬也。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食以珍奇之味也。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昔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故不能自免於疾妒之人也。百里奚乞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寧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

乞下有食字。

子臧而強威。宜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也。夫晉文親其讎。強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沈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根柢。下本也。輪囷離奇。委曲盤戾也。）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狹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案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廧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

（舊無之君二字。補之。）

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心腹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深。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泉。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言其激切甚急也。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埶。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滄。寒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

不納。乘去而之梁。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人也。宣帝初卽位。溫舒上書言宜尙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大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壹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德。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陛下初登至尊。宜改前世之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精孰周悉。致之法中也。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

舊無與副至等俱十四字補之。

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尙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

蘇建。杜陵人也。子武。字子卿。武帝遣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會虞常等謀反匈奴中。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衞律。常能爲漢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人夜亡告之。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胡官號也。卽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衞律召武受辭。武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衞律驚。自抱持武。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尙可得

乎。武罵律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幷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曰。羊乳。乃得歸。武至海上。稟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而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使李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空自苦無人之地。信義安攸見乎。來時太夫人已不幸。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尙復誰爲乎。願聽陵計。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衞律之罪上通天。因泣下霑襟。與武決去。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須髮盡白。在匈奴聞上崩。南

奮無去字。補之。

向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卒得全歸。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成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

明下有著字。

韓安國字長孺。梁人也。爲御史大夫。是時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卽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衆不足爲強。自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疲。虜以全制其弊。埶必危殆。臣故以爲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境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伐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尙得養老長幼。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威。海內爲一。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

驛下有擊字。

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天下歌之。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迺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跡。足以爲效矣。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且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強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地不牧之臣。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闢地千里。及後蒙恬爲秦侵胡。闢數千里。以河爲境。匈奴不敢飲馬於河。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威。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強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

劉向新序繆巧作詭妙。

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有暮也。今卷甲輕舉。深入長毆。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橫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他繆巧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驍騎壯士。審遮險阻。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陰使聶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信以爲然而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是時。漢兵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擊之。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諸將竟無功。恢坐自殺。

董仲舒。廣川人也。下帷讀書。三年不窺園。舉賢良。武帝制問焉。曰。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聖王已沒。鍾鼓筦弦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作。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詩繆而失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與。夙興夜寐。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

舊無日以仆滅四字。補之。

祐舊作祐・改之・

舊無將字・補之・

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羣生。士大夫其明以諭朕。靡有所隱。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也。及至後世淫泆衰微。諸侯背叛。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蓄於上。上下不和。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陶人作瓦器謂之甄。）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倏。動之斯和。此之謂也。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

無任字。

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任德教之官。而獨用執法之吏治民。無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閒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天地之閒。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能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皆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猶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棄捐禮誼。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專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

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以薪救火。愈甚無益也。竊譬之琴瑟。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臨川而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祜而享鬼之靈。德施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制曰。蓋聞虞舜之時。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殷人執五刑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今陰陽錯謬。羣生寡遂。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明其指略。稱朕意焉。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聞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虞舜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盛善矣。此之謂也。至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智。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文王順天理物。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不暇食也。由此觀之。

祜舊作祐。改之。

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所遇之時異也。陛下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義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及也。然而臣竊有所怪。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無奸邪。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戾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與。與上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與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博其產業。蓄其積委。務此而無已。以迫蹙民。民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尙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繁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也。此上天之理。而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怒而出其婦。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矣。又奪園夫工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故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

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行者。其患禍必至也。

人下有之字。

羣書治要卷第十八

漢書六

傳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人也。爲郎。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猝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

公孫弘。菑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乃學春秋。武帝初卽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對策焉。武帝制

曰。蓋聞上古至治。晝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童。無草木也。）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舟車所至。人跡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即賦斂省。不奪民時。即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罰當罪則奸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晝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悅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

至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術。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弊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爲第一。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後爲丞相。

弊作蔽。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爲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以聞。上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爲郎。布衣草蹻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緱氏便之。遷齊王大傅。轉御史大夫。

舊無下緱氏二字。補之。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爲俗所薄。若燕爵不知鴻志也。遠迹羊豕之閒。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

舊無石建二字・補之・

牧。弘羊擢於賈豎。衞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板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衞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脩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嚴助。會稽人也。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太尉田蚡以爲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弃不屬。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弃之。且秦舉咸陽弃之。何但越也。上迺遣助以節發兵浮海救東甌。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翦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治也。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

舊無竹輿二字。補之。通下有船字。

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雖百不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以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踰領。（轎。竹輿車也。嶺。山嶺也。不通車。運轉皆擔輿也。）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洩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閒忌將兵擊之。（先臣淮南厲王長也。）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病死者過半。親老哭泣。孤子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強。能難邊城。（爲邊城作難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

隔外內也。且越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委質爲藩臣。世供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鎭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兎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疲倦。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尅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尅。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在前行故曰顏也。）斯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是時。漢兵遂出踰嶺。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

舊無民不得挾弓弩六字。補之。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繁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臣愚以爲禁民無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及至周室衰微。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海內抗弊。巧詐並生。是以智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乎庶人。三代之道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

主父偃。齊國人也。上書闕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國雖大。好戰必亡。天

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春蒐秋獮。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故聖王重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不可和調。勝必弃之。非民父母。靡獘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爲境。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獘。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也。夫匈奴行盜侵毆。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與外國交市。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他。章邯得成其私。此

得失之效也。書奏召見。迺拜爲郎中。偃數上疏言事。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嫡嗣代立。餘雖骨肉。毋尺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

徐樂燕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以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強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

閒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臣聞圖王不成。其獘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嚴安。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秦王幷吞戰國。稱號皇帝。壹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民得免戰國。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當是時。秦禍北搆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穢州。東夷也。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獘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

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磨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天子納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閒。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而天下潰叛。賴聖漢初興。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

無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於前子鬬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獨居一海之中。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對奏。丞相于定國以爲捐之議是。上乃從之。遂下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叛爲逆。今議者

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避難。則守屯田。通於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人也。武帝卽位。待詔金馬門。建元三年。上始微行。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至長楊。東游宜春。夜出夕還。後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乃使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價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壽王奏事。上大悅。朔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弋獵之處。恐其不廣。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尙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大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鎬之閒。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弃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

重作獵。

奮無取給萬民所五字。補之。

舊無苑字。補之。

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菟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不敢斥天子故言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紂於宮中設九市也。而諸侯叛。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人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上乃拜朔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武帝時。公主貴人多踰禮制。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朕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數千載。尙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甲乙帳名。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

書無今則不然四字補之。

廣下脫其字。

而問之曰。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咈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逄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戮及先人。爲天下咲。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二人皆紂時佞臣也。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阤。國家爲墟。故卑身賤體。悅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陽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淸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下。本仁祖義。哀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壹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於是裂地定封爵

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於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

羣書治要卷第十九

漢書七

傳

朱雲字游。魯人也。成帝時。故丞相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丞相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殿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

梅福字子眞。九江人也。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鳳。爲鳳所誅。羣下莫敢正言。故福上書曰。臣聞箕子陽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遯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叛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

舊無左字。補之。

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陣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智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智。並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幷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拒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閒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者。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叛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爲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襦、榆、著黃冒、詣北闕。自謂爲衞太子。詔使公卿將軍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使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

舊無少傅二字。補之。

且安之。不疑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內。春秋是之。衞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由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奸詐。

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幼。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其父于公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名曰于公祠。定國少學法於父。爲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愼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爲不寃。遷御史大夫。爲丞相。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爲人溫雅。及爲三公。直言諫爭。成帝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衞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

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卽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先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乃從橋。

王吉字子陽。琅邪人也。爲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於前。惟思世務。將興大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人。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

書無俗字。無儀字。皆補之。

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趁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裁擇焉。吉意以爲漢家列侯尙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娶天子女則曰尙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也。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故貪財趁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咎繇、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漢舊儀。子弟以父兄任爲郎。率多驕傲。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尙方。明視天下以儉。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元帝初卽位。徵爲諫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雕。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無他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作。至高祖、孝文、孝景。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人。廄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無雕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亂於主上。甚非宜。然非自知奢僭也。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爲盡如大古

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方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費五千萬。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工官主漆器物・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爲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塡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取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昭帝晏駕。先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諸陵園女無子者宜皆遣。廄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爲光祿大夫。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

潔。賤貪汙。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與刑措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縱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悌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愼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而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謂居官而致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悌。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懈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因天地之助。其於以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墜。墜、物欲墜落也。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

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懈。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上雖未盡從。嘉其質直之意而省其生。鮑宣字子都。渤海人也。爲諫大夫。以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魁壘、壯貌。）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尙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爲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尙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寃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

（姓下舊有家字。刪之。）

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宜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高門殿名。）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漢名奴爲蒼頭。諸給殿中者。所居爲廬。蒼頭侍從。因呼廬兒。）及汝昌侯傅商。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悅民服。不亦難乎。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恨怨。上以宜名儒。優而納之。宜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正月一日爲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始猶朝也。）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尙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

（書無宜字。補之。）

魏相字弱翁。濟陰人也。爲丞相。宣帝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閒者。匈奴常有

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者也。願陛下與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代魏相爲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及居相位。尚寬大。好禮讓。嘗出逢淸道羣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鬬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

京房字君明。東郡人也。以孝廉爲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

晉無上曰至何道九學。補之

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卽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耶。亂耶。上曰。亦極亂耳。尙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註誤諸侯王。房、博皆棄市。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莫敢犯禁。京師爲清。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法吏所詆挫。大夫鄭昌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

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許伯・宣帝后父也・史高・宣帝外家也・下無金、張之託。金日磾・張安世也・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也。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侍中許章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按劾章。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得入宮門自歸。於是收豐節。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拜爲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故常願捐一旦之命而斷姦臣之首。懸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卻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義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溷濁之氣。上感於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爲君也。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弟而殺於兄。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材。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誅以顯君。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爲衆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壅塞。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此愚臣之所懼也。

豐無豐上書之豐・補之・

劉輔。河閒人也。爲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倢伃爲皇后。輔上封事曰。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乎天。不媿於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與。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臣莫肯一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汙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察焉。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臣聞明主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諂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愆。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閒。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今天心未豫。豫、悅豫也。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迺減死罪。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人也。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也。我識

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咎崇因持詔書案起持當受詔書案起去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所專制邪上遂下詔封商爲汝昌侯崇又以董賢貴寵過度數諫由是重得罪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詔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荀悅紀論曰夫臣下之所以難言者何也言出乎口則咎悔及之矣故舉過揚非則刺上之譏言而當則恥其勝己也言而不當則賤其愚也先己而同則惡其奪己之明也後己而同則以爲順從也違下從上則以爲諂諛也違上從下則以爲雷同也與衆共言則以爲順賢也違衆獨言則以爲專美也言而淺露則簡而薄之深妙弘遠則不知而非之特見獨知則衆其蓋之雖是而不見稱與衆同智則以爲附隨也雖得之不以爲功據事盡理則以爲專必謙讓不爭則以爲易窮言而不盡則以爲懷隱進說竭情則謂之不知量言而不效則受其怨責言而事效則以爲固當也或利於上不利於下或便於右不便於左或令於前而忤於後夫能應事當理決疑定功發情起意值所欲聞不害上下無妨於時言立而策成始無咎悔若此之比百不一遇又智之所見萬不一及也且犯顏冒死下之所難言也拂旨忤情上之所難聞也以難言之臣忤難聞之主以萬不一及之智求百不一遇之時此下情所以常不通也非唯君臣而已凡言亦皆如之是乃仲尼所以發憤嗟歎稱吾欲無言者也

揚非舊作謁誨譏作試下二字改之共舊作其改之吾作予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人也爲諫大夫出爲平原太守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無有闕遺若

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矣。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遯。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孝元皇帝卽位。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劉更生，與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多所匡正。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忤。恭、顯令鄭朋、華龍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侯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埶。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召致廷尉。時上初卽位。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卽位而先驗師傅。既下獄。宜因決

舊無常字。補之。

免。於是望之、堪、更生皆免爲庶人。後數月。賜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白望之前輔政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因急發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竟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果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顯等免冠謝。良久然後已。

舊無下望之二字。補之。

（第二十卷缺）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一

後漢書一

本紀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人。高祖九世孫也。更始元年。遣世祖行大司馬事。北渡河。鎮慰州郡。進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以卜者王郎爲天子。都邯鄲。二年。進圍邯鄲。拔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世祖爲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更始立世祖爲蕭王。世祖擊銅馬高湖重連。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世祖勅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卽皇帝位。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丁恭等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諸將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者皆以無道。未嘗聞封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乃遣謁者卽授印綬。

建武十三年。詔曰。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明勅宣下。若遠方口實可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兵革既息。天下

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

十七年。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焉。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二十一年。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遣子入侍。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

中元二年。帝崩。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初帝在兵閒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儆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也。每旦視朝。日晏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經論治。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閒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生之福。願頤養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愼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孝明皇帝諱莊。世祖第四子也。永平二年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詔曰。朕以闇陋奉承大業。親執珪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而胤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爵。踧踖惟慙。其令天下自殊

死以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冬。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六年。詔曰。先帝詔書禁民上事言聖。而閒者章奏頗多浮辭。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勿省。示不爲諂子嗤也。

八年。日有蝕之。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民怨。上動三光。日蝕之變。其災尤大。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陳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羣寮所言。皆朕之過。人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勞。繕治室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十二年。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終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過制。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浮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十八年。帝崩。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帝遵奉建武制度。事無違者。後宮之家。不

有作苟。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

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外內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世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

孝章皇帝諱炟。明帝第五子也。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建初元年。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民。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之小大。以人爲本。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眞僞。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剛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治有異迹。文質斌斌。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四年。詔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焉。

七年。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

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也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

元和二年詔曰令云民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令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爲令又詔曰方春生養萬物孳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民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民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屢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閒勅二千石各尙寬明而今富奸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又詔曰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鞫獄斷刑之政朕諮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爲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三年春北巡狩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民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議除慘之獄科

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故乃蕃輔克諧。羣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嗚呼懋哉。

孝和皇帝諱肇。章帝第四子也。在位十七年而崩。齊民歲增。闢土日廣。每有災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耶。其勅太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

舊無時臨縣接十字。補之

皇后紀序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於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佩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爲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

舊無下貴人二字。補之。

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袵席無辨。然而選納尙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雕爲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雖御己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芈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爲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爲皇后本紀云。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永平三年。立爲皇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常衣大練裙。不加緣。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麤。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繪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

舊無所字。至政事皆十字。無每於補之字。

乘閒言及惻然。帝感之。多有所降宥。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欲。寵敬日隆。始終無衰。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帝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愼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皂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構。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柰何令臣獨不得加恩三舅乎。且衞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

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之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太后卽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世。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議經書。述敍平生。雍和終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吾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

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也。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帝深嘉愛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親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

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爲榮。貴人反以爲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珥光彩。桂裳鮮明。而后獨省素。裝服無飾。陰后以巫蠱事廢。立爲皇后。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卽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

會作著。

列傳

馮異字公孫。潁川人也。建武二年爲征西大將軍。大破赤眉。屯兵上林苑。威行關中。六年。朝京師。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荊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呼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舊無拜廷尉三字。補之。

岑彭字君然。南陽人也。拜廷尉。行大將軍事。與大司馬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帝卽解其縛。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建武八年。彭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公孫述將李育守上邽。蓋延耿弇圍之。勅彭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

臧宮字君翁。潁川人也。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建武二十七年。宮與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非舊作無。改之。

祭遵字弟孫。潁川人也。從征河北爲軍市令。世祖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世祖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世祖乃貰之。以爲刺奸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令。尙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河北平。拜征虜將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軍陳送葬。謚曰成

侯。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若此。

馬武字子張。南陽人也。封爲揚虛侯。爲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遍列侯。而大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

論曰。光武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兼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於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搢紳道塞。賢能蔽雍。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哉。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洪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

書無以字補之。

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卽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畤侯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遼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修。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太常靈壽侯邳彤。

衞尉安成侯銚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楊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愼侯劉隆。
大傅宣德侯卓茂。

馬援字文淵。扶風人也。建武九年。拜爲太中大夫。十七年。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眞。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是拜援伏波將軍。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阯。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荅。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松父友也。

會奮作向改之。

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谿蠻夷。軍沒。援因復請行。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征五谿。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獨惡是耳。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從充道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弃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好畤侯弇書曰。前舒上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馬武、於陵侯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槀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援兄子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寃。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

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愼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閒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耶。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鎭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勢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緣入人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尅平一州。閒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閒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閒哉。夫操孔父之忠。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

二年・作三年・

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田里。

子廖字敬平。少以父任爲郎。肅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瘢瘡。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情。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勖。法大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熏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況於人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大后深納之。

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以儒術舉。遷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民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避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

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弊民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尙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閒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厝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治密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千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界。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世祖卽位。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

舊無太傅趙熹四字。補之。

魯恭字仲康。扶風人也。太傅趙熹舉恭直言。拜中牟令。恭以德化爲治。不任刑罰。民許伯等爭田累年。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民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敕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於是吏民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

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治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中牟。安上書言狀。帝異之。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二

後漢書二

傳

宋弘字仲子。長安人也。世祖嘗問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弘當讌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韋彪字孟達。扶風人也。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彪上議曰。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練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彪以世承二帝吏治之後。多以苛刻爲能。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上疏諫曰。農民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民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閒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惠。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奸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審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也。爲光祿勳。建武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民畏法。令今憲章輕薄。故奸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

之行與。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雕爲朴。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贓。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弊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帝從之。

桓譚字君山。沛國人也。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家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治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治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蓋善治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治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咈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晁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奸。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奸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譚復上疏曰。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

舊無其字。補之。

舊無怨字。補之。

養下舊有良字・舊之無・遺字・刪至餘合十字・七字・之補

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得解。出爲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

馮衍字敬通。京兆人也。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乃以衍爲立漢將軍。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世祖卽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卽拜爲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恐邑背前約。衍乃遣邑書曰。衍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郕。脅以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鈎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爲左右羞之。時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地。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明遭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

漢作狠。

非罵爾者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爲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脩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爲浪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爲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卽共排閒衍。遂不得入。後衞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尋爲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是詣獄。有詔赦不問。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尙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衞青。此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値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世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衞尉陰興敬愼周密。內自修勅。外遠嫌疑。故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大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

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世。勅躬力行之秋。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疏遠隴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以前過不用。

論曰。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妻皆知取冒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妒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亦彌阻於來情。嗚呼。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人也。遷尚書令。世祖嘗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晏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軔乘輿輪。帝遂爲止。時內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

鮑永字君長。上黨人也。父宣爲王莽所殺。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卽去之。莽以宣不附已。欲滅其子孫。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爲吏。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並州朔部。世祖卽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永乃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爲司隸校尉。行縣到覇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

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恥以其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者未譬。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概也。

郅惲字君章。汝南人也。舉孝廉。爲上東城門候。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誠。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

郭伋字細侯。扶風人也。王莽時爲幷州牧。建武九年。拜潁川太守。十一年。調爲幷州刺史。引見讖語。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幷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

奮無封字。補之。

樊宏字靡卿。南陽人。世祖之舅也。宏爲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代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

陰識字次伯。南陽人。光烈皇后之兄也。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帝下甚美之。

興字君陵。識弟也。帝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爲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耶。亢龍有悔。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抑。卒不爲宗族求位。帝後復欲以興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帝下舊有後字。刪之。

朱浮字叔元。沛國人也。爲幽州牧。漁陽太守彭寵敗後。世祖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姓百不寧。建武六年。有蝕日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爲陽爲上。爲尊爲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

者。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宥生民。使得蘇息。而今牧民之吏。多未稱職。小違治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治。論議之徒。豈不喧嘩。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閒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浮復上疏曰。陛下淸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繩墨。無黨勢之名。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哉。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卽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尙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

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民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

陳元字長孫。蒼梧人也。以父任爲郎。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大公爲師。齊桓以夷吾爲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大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己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爲明。徼訐爲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爲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循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伺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桓榮字春卿。沛郡人也。以明經入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卿幾晚。建武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善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而以榮爲少

傳。賜以輜車乘馬。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舉孝廉。帝問以政事。大悅。與語至夕。帝謂倫曰。聞卿爲吏篤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母。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飡。帝大笑。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人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有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驗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肅宗初爲司空。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意愛也。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陛下卽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弊。羣下不稱故也。世祖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治。後世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民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愼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

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者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但可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也。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謂無私乎。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人也。顯宗卽位。徵爲尚書。時交阯太守坐臧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淸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常當車陳諫。般樂游田之事。天子卽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耶。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宮室榮耶。女謁盛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

舊無以字。補之。

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今又勑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時詔賜降胡子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帝見簿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而貰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爲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卒。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以急治。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萬。

宋均字叔庠。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人患。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卹之本也。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山嫗。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斷。均乃下書曰。山作公。

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人。於是遂絕。徵拜尚書令。嘗刪翦疑事。帝以爲有奸。大怒。收郎。卽縛格之。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也。小黃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卽令貰郎。遷均司隸校尉。

寒朗字伯奇。魯國人也。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蓬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忤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奸。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卽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而久繫至今耶。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奸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忤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齊侯省刑。若鍾離意

之就格請過。寒朗之廷爭寃獄。篤矣乎。仁者之情也。

東平王蒼。顯宗同母弟也。少好經書。雅有智思。顯宗甚愛重之。及卽位。拜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數上疏乞上印綬。退就藩國。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加賜錢五千萬。布十萬匹。永平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告諸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採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肅宗卽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爲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後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帝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特賜蒼及琅邪王京書曰。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閒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里。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建初六年。冬。請朝。明年正月。帝許之。後有司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八月。飲酎畢。有

舊無後帝至疏諫十九字補之。

舊無明年正月四字。補之。

司後奏遣。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疏。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蒼薨後。帝東巡守。幸東平宮。追感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祠以大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劍於陵前而去。

朱暉字文季。南陽人也。爲尚書僕射。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民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因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帝然之。有詔施行。暉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奸盜。誠非明主所宜行也。帝卒以林等言爲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疾。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

袁安字邵公。汝南人也。爲司徒時。和帝幼弱。太后臨朝。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倚賴之。章和四年。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

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爲郎。

郭躬字仲孫。潁川人也。明法律。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

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章帝初爲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治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陛下卽位。數詔羣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猶尚深刻。治獄者急於旁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於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於令。是後民俗和平。屢有嘉瑞。

寵子忠。字伯始。擢拜尚書。安帝始親朝事。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旣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

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臂。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譏。世宗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昔者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上。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楊終字子山。蜀郡人。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違忤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躬自菲薄。廣訪得失。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案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治寃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人懷土思。怨結邊域。昔殷民近遷洛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且南方暑溼。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惟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

舊善上有修字。惡上有行字。刪之。

舊無南方至互生八字。補之。舊無孝元

至先武九字。補之

舊無參以至得會九字。補之

舊無竇憲之竇字。補之

家下無之字。

不以介鱗易我衣裳。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不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

龐參字仲達。河南人也。順帝以爲太尉。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爲左右所陷。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誡。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紓難。夫國以賢治。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卽遣小黃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復爲太尉。

崔駰字亭伯。涿郡人也。竇太后臨朝。竇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駰獻書戒之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衞尉尅己復禮。終受多福。郯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衍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鑑於有殷。可不愼哉。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之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机杖。刻諸槃杅。矜矜業業。無

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爲車騎將軍。辟駰爲掾。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爲主薄。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疏之。因察駰高第。出爲長岑。駰長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於家。